

小辰光

■傅浩军

捉蟹将的乐趣

小时候我生活在沙地,那时,沙地的小孩子没什么可以玩的,除了玩泥巴,大多就是玩水,还有抓鱼、摸螺蛳、捉螃蟹等。我们捉螃蟹,通常有三种方法:踩湖蟹、放蟹筒、掏蟹洞。踩湖蟹是个技术活。我们踩着淤泥缓缓前行,忽然,脚底板下一阵刺痛,多半就是踏着湖蟹了。这时切莫惊慌,需驻足不动,然后慢慢蹲下,再伸手往脚下摸,脚板稍稍抬起,按住湖蟹的背。初次踩到湖蟹,往往手忙脚乱乱抓一气,反被湖蟹大钳咬上一口,手吃痛,一甩,湖蟹就逃掉了。所以要平心静气,凭感觉判断湖蟹的方位,避开它的两个大钳,用大拇指和四指抓住蟹墩两侧,慢慢捞出水面。水中有阻力,要抓紧,否则一不小心也会让它逃走。

河里湖蟹很多,小伙伴们都会有所收获,并不擅长抓湖蟹的我,每次也能抓回七八个,还外加一大碗螺蛳。

第二就是放蟹筒。

蟹筒是一个竹筒,锯成半米长短,中空。傍晚,我拿着竹筒再绑上一块断砖头。为什么是断砖头?那时候物资匮乏,交通不便,建个平房所用砖头,是父母千辛万苦去湘湖购买,用船摇回来的,因此不会有太多多余的砖头,整块的砖头舍不得,要用就用断砖头。

我的竹筒,有时候放在浅水区芦苇丛中,有时候是我游到水里,把它沉入河中央,半陷入河底淤泥处,然后记住大致方位,或者在岸边做个记号。到第二天一早悄悄潜入水中,去摸竹筒。此时的竹筒已经灌满了泥水,沉甸甸的。用左右手掌分别顶住竹筒两端出口,捞出水面。然后,将竹筒倾斜,泥水即从手指缝里渗出。如果听到里面爬行磕碰的声音,便是一阵心喜。

此法多有收获,偶尔也会空手而归。

还有,我的竹筒会被人捷足先登捉走了湖蟹,甚至干脆连竹筒也被拿走了。所以,我放蟹筒还得秘密进行,经常更换埋竹筒的位置。当然,偶然间,我也有踩到别人放的竹筒的时候,看看四下无人,也会偷偷捞出来,看看有没有湖蟹,有的话也不客气地把湖蟹取走,而后又把竹筒原地埋好。

一次,我看到有大人骑车在岸边路过,车后面绑着一大捆竹筒,足足有上百个,竹筒个个粗大结实,比我做的竹筒好多了,令我羡慕不已。

还有就是掏蟹洞了。

沿河岸边临水处,泥地里或者石块下有许多的洞,大大小小、坑坑洼洼,其中有些就是蟹洞。我用手或者竹片之类的东西,陆续翻开石头、泥块。手上忙乎,一面还得留意洞口,一不留神,有湖蟹会爬出,很快就逃到河里去了。

有的蟹洞很深,挖一段就挖不进去了。我就筑堤灌水,在洞口下方用泥巴围起一道小小的堤岸,用两手小心捧起河水,把水捧进堤内,水慢慢满起,即灌入洞中。不多一会儿,洞口水面会冒出水泡。冒泡的声音,也极美妙,此时要全神贯注了。随后水面会探出毛茸茸的大钳,又后蟹墩小心翼翼浮出,那黑色的米粒般的眼睛探视周围,一发现情况不妙,即夺路而逃。

此法费时,玩的成分多,也不甚牢靠,有时掏腾半天一无所有,有时抓出的是一个毛头蟹,又有时冷不防掏出黄鳝或者水蛇。

通常,我把所获湖蟹和螺蛳拿回来,可以给家里添两碗菜,给爸爸下酒。湖蟹比较简单,妈妈直接清蒸就行。而螺蛳麻烦点,我要先用老虎钳一个一个钳掉屁股,然后妈妈拿去红烧。

还有两次记忆比较深:一次,我的螺蛳还卖钱了,我在河里摸螺蛳,岸上有人路过,说这个螺蛳好,买了去,得了两毛钱;又一次,我抓的湖蟹拿给爷爷下酒了,是个软壳湖蟹,很大,爷爷很高兴,他刚好有一个馒头,给我了,那时候馒头是好东西,不太能吃到的,我也吃得很高兴。

那时候的湖蟹鲜美无比,堪比而今天的阳澄湖大闸蟹,其中缘由是那时的湖蟹比现在好吃,还有,那时物质匮乏,没有东西吃,所以觉得好吃。

捉蟹其乐无穷,如今的河流中湖蟹少有踪影,钱塘江边有许多蟹塘,也可以捉捉湖蟹,但其中的乐趣远不如孩提时代了。

尘世间

■郑国芬

学龙应台孝母

为什么我愿意给我的女朋友们那么多真切的关心,和她们挥霍星月游荡的时候,却总是看不见我身后一直站着一个女人,她的头发渐渐白,身体渐渐弱,脚步渐渐迟,一句抱怨也没有地看着我匆忙的背影?

为什么我就是没想到要把你这个女人看作一个也渴望看电影、喝咖啡、清晨爬山看芒草,需要有人打电话说“闷”的女朋友?

那年龙应台辞去公职后,回到台湾南部屏东的潮州小镇,用三周时间,迅速把一个久置不用的仓库,改装成明亮宽敞的写作室,将废弃二十年的花圃重新打造复活,然后,从繁华热闹的台北搬到乡下陪伴母亲。

在潮州的乡下,龙应台每天用轮椅推着母亲上菜市场,按摩母亲布满黑斑的手臂,用棉花擦拭母亲积了黏液的眼角,修剪石灰般的老人脚指甲……并且,坐在大武山下的书桌前,开始给母亲写信。

然而,虽然可以每天让母亲坐在书桌旁的沙发上,在自己的视线内,清清楚楚看见;虽然可以每天带她去看山看水,看生机勃勃的绿色原野,可是,母亲的眼神是那样空洞,虚无——93岁的母亲已经是一个不知道疼、也认不得人的失忆老人。

龙应台无比后悔啊,为什么不早点陪在母亲身边,像曾经陪她的那些女朋友一样?

这本《天长地久:给美君的信》我大概是已经读第三遍了。因为太沉重,每次总是不敢轻易打开。总要等到夜深人静,卸下了所有嘈杂喧嚣,才敢翻开来,一篇篇读,而每次读完后,又情不自禁再去打开,细细咀嚼,作者的愧疚、悔恨、感激。

“这个社会向来谈的都是我们要给孩子相处的‘质量时间’,陪伴孩子长大,什么人谈过我们要给父母‘质量时间’,陪伴他们老去”。

这样的叩问让人深省,令人汗颜。

作者清楚地记得,在全家只有父亲的微薄工资勉强维持生活的窘迫下,母亲坚定地对父亲这样宣布:“我的女儿一样要上大学!”为了孩子的学费,绸缎庄小姐出生的母亲姿态委屈、语调谦卑地向邻居朋友借钱。为了生活,曾经的“大小姐”母亲赤着脚坐在水泥地上编织渔网,穿着长筒雨靴涉过溪水割猪草。

这些寻常又不寻常的往事,以前从不曾记起,而在陪伴母亲的这些日子里,在龙应台脑海中触电一般历历浮现,作为女儿的她不禁扪心自问——凭什么,母亲要为我们做这么多?

是啊,凭什么,母亲要为我们做这么多!

我想起比美君小二十岁的我的母亲年轻时的身影。那个天未亮的清晨,跨上身后紧扎着两麻袋蔬菜的28寸自行车赶去城里卖的身影,那个日头毒辣的大中午,戴着草编帽双脚泡在田里和男人一样拱背插秧的身影,那个大年三十的黄昏还在幽暗的灯光下腌制咸菜的身影。

然而,终究还是到了要面对母亲衰老的这一刻。所有母亲衰老的过程,是那样惊人的相似,都是从手脚麻利变得步履蹒跚,从倔强坚定变得木讷惶恐……

半年前,发现母亲记忆力下降。十分钟前问过的事,又会没事似的来问你一遍,两天前说过的话,又会絮絮叨叨跟你讲一次。看到她嗔嗔地说“不记得了”的羞愧和惶恐,心会很痛。带她去看中医,给她买按摩梳要她每天梳头,帮她做全身推拿疏通经络,给她买维生素药补脑……所幸在我温柔的命令和监督下,母亲的情况渐渐好起来。

我是多么庆幸啊,在我听到身边很多与母亲差不多年纪的朋友的母亲因意外或疾病离开他们时,我还能在母亲尚有念头和感知的“有效时间”里,在她还没有真的“断电”的时候,能够努力为她做些什么。即便最后的结果并不一定尽人意,我想,我是没有愧疚和遗憾的了。

龙应台在书里明明白白告诉我——

生命从不等候。

人生里有些事情啊,不能蹉跎。

醉花阴

■寿健

把柴火堆成小诗



老祖宗用七个字概括日常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

几千年来,这七样东西哪个变化最大?是的,头一个:柴。

当今的柴,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草本、木本植物的干燥体,广义成煤、油、气,或者说电能、化学能、太阳能、生物能、核能……呵呵扯远了,我这里只对与老百姓过日子有直接关联的柴感兴趣。对对,纯粹的柴。

关乎碳排放这个全球性问题,烧柴肯定是属于要控制的范畴,在城市里,柴灶几乎是看不到了。但农村,特别是山区半山区,柴依然有它存在的必然,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容易获得,还因为目前无论用什么能源,什么厨具烧出来的白米饭、红烧肉,我真的认为比不过用柴灶烹制出来的好吃。

可柴火占地方还杂乱啊!美丽乡村建设,那些村干部以及村民,无不碰到过这个问题,连同鸡猪羊圈、粪坑等等如何处置,想想都头疼。可一段时间过去,我发现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去过的乡村,那印象中的脏乱差,神奇地变成了洁齐美!不得不佩服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向心力,以及基层组织的领导力,当然这要有飞速发展的经济作后盾。当温饱不再是问题,人们已学会了用新的思维来对待一切。我舒心一笑。

从此以后几年,凡穿村走巷我就多了一个心思,一双“贼眼”瞄上了各家各户的门旁、墙角,留意这个在脱贫致富进入小康过程中的乡村印记,拍摄柴火是如何被可爱的村民们推出特色堆出情趣,推出有艺术感、让我动容的“作品”的。我从拍摄整理的近百幅照片中,选出有代表性的两幅与您共赏。

(原载寿健新书《比快乐摄影更快乐》)

如烟事

■韩成兴

养老婆鸡的日子

记得三四岁时,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分了田,得了地,农村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年也过得热热闹闹。正月里的一天,爸爸带我到外婆家拜年,等到吃了点心和中饭以后,外婆正儿八经地做起了一件事情。

只见她拿了一根小竹棒,到墙们外“喔啦!喔啦”地赶起鸡来。等到十多只鸡都钻进了鸡窝,外婆捋起袖子,把手伸了进去,好像淘宝似的挑起鸡来,最终挑出了一只称心的小鸡娘。小鸡娘淡黄毛片,红冠粉脸,两只脚上都长有五个爪子,显得既漂亮又特别。随后,外婆拿出半酒盏泡好的洋红,染在了小鸡娘的项颈和尾巴上,在阳光下,小土鸡儿刹那间变成了金孔雀。外婆抱着这只小鸡娘,甜甜地说:“大外甥,这是你的老婆鸡,是给你做种的。”我高兴地捧着鸡叫喊:“我有老婆鸡了!”

妈妈用米糠喂养这只小鸡娘,我也帮着妈妈细心呵护它。几个月后的一天,老婆鸡“咯咯咯咯”叫个不停,一忽儿飞进墙门里,一忽儿飞到草棚上,妈妈得知后笃定地说:“这鸡要生头生蛋了”。于是妈妈“咯咯咯咯”地喊了起来,老婆鸡被我妈妈这么一叫,竟乖乖地蹲了下来,浑身羽毛抖个不停,任我妈妈去捉它。妈妈用右手提着鸡儿的两个翅膀,左手中指触进了鸡儿的屁股。妈妈说:“这鸡儿肛门开了,肚子里有一个硬东西,准是要生蛋了”。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老婆鸡“咯嘎!咯嘎”地叫了起来。妈妈叫我去捡蛋。我小心翼翼地把半个身子钻进鸡窝,双手捧起了一个还热乎乎的头生蛋。妈妈提起老婆鸡,赶到三叔婆家,与她家的大公鸡配种。

老婆鸡连续生了24个蛋后,就不再生蛋了。妈妈为它准备了一个大竹篮,篮里垫上稻草和旧棉絮,把蛋全部摆放在里面,然后捧上老婆鸡让它孵蛋。

过了22天时间,一窝“小绒球”诞生了。老婆鸡也成了真正的鸡妈妈,它领着孩子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我开心之余,不免担心。那时正是全国普遭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人都吃不饱,怎么养活24只鸡呢?

每天早上大门一开,我就把鸡放出鸡窝,把它们领到祠堂边的梧桐树下和青草地里捉小虫啄嫩草,在让它们“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我积极为它们筹措食料。捡麦穗、捉蚱蜢;把鸡送到打完稻子的田埂里,让它们捡漏。为了让可爱的鸡仔吃饱肚子,我练就了一身在稻丛中捉蚱蜢的本领。又一次当我满载着收获要回家时,一条乌蛇挺起长长的脖子向我追了过来。我没命地逃出田埂,待跑到大路上,脚一软,摔了一个“猪拱土”,还好,一篓蚱蜢安然无恙。我擦去嘴边的泥土,唱着“绍调”回了家。

到了家,我端坐在堂前的长凳上,三三两两地把蚱蜢倒出来,十来只鸡拼命地扑着、啄着,吃了蚱蜢的伸着脖子,吃不着的仰起头“咯嘎咯嘎”地抱怨。我索性多倒些出来,让鸡们吃得痛快……

鸡缘,是缠着我的童年梦丝,是牵着我的家乡情絮!

凡人脸

■长风

会唱戏的“老胡子”

“老胡子”是我以前的一个同事,嗓门大,满脸络腮胡子,大人小孩、同事客户都喜欢这样叫他,“老胡子”自己听了也感到亲切。

我与“老胡子”认识是在1988年,当时我从围垦地区调到古镇,在结算点任出纳,“老胡子”是对公柜记账员。我们俩同一个寝室,他已经结婚生子,住在瓜沥老家,每天都回去,寝室就是午休用的。年底团支部搞迎春联欢活动,我拿箭牌香烟分给大伙儿抽,“老胡子”以为我是拿活动经费购买的,因此对我有了误会。后来相处多年,我们两个成了互相信赖的同事和朋友。

有一年的冬天,天气格外寒冷。“老胡子”工作上出了个差错,在受理汇款业务时看错一个小数点,收款方是新街一家不景气的小企业,企业错收了这笔意外的资金,刚好用在一处紧急的用途上了,一时半会没有款项可以归还。电话沟通无果后,领导安排由我带着“老胡子”,开着单位里那辆进口本田摩托,不顾刺骨的寒风,前往新街处理此事。记得,在那个空寂萧条的厂房里,“老胡子”像个打架输掉了的小青年,低三下四好话说尽,老板无可奈何无动于衷,多次无功而返。“老胡子”有气不好发作,整日唉声叹气,郁闷极了。

这事后来虽然给处理好了,但“老胡子”也因这次结算事故,受了处分。

“老胡子”喜欢喝酒,早前,单位纪律也没有那么严格,他每天中午都要喝一点,对时事政治,当下周围,免不了发几句议论。开心时,唱几句走了调的绍剧,“龙虎斗”和“薛刚反唐”是保留节目,要么,越剧毕派也来上几句。女同事昌五大姐听到,会说,老胡子“野猫尿”又喝得差不多了。

担任储蓄员那些年里,他的积极性尤其高涨。面孔晒得黧黑发亮,天天骑着他的那辆五羊本田,四处奔波去客户那里拉存款,维护关系。哪些是潜在的客户?哪些客户需要经常回访?哪些客户还差临门一脚?他心里有谱,也会借助别的力量去攻克难关。在动员储蓄存款上,他有一股忘我的精气神。有一次,单位里举行新春团拜会,有几个客户对“老胡子”说,喝一杯酒给存款50万元,喝不喝?“老胡子”喝了好多,把自己给放倒了,后来几个客户也都没有食言。由于工作主动和努力,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和表彰。

2002年底我调离了古镇,几年后“老胡子”也调动了,但是我们经常保持联系、互动。特别是我在玉环工作的那几年,他很关心我,经常问我几时可以回来,内心很是感激他。

有一段时间里,“老胡子”高烧不退,白天在单位上班,晚上便去镇上的医院打点滴。我们去看他,他一个人在那里,依旧直言快语的,说,医生也查不出什么病。后来在家里人的劝说下,住进了省城医院。过了一些日子,传来信息,说“老胡子”患的是癌症。我怔住了,这么年轻,这么开怀的一个人,与癌怎么也联系不起来。现实总是现实,等我再去医院时,他头发已经掉光了,但是神志很清楚,见了我还问这问那的。

“老胡子”走后,我去告别,好多老同事也都来了,除了感叹世事无常,大家都对“老胡子”的离去惋惜万分。